孔子集語/卷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孔子集語

◀上一卷

卷五　六藝四下

下一卷▶

六藝四下

《禦覽》八百四引《詩含神霧》　孔子曰：「詩者，天地之心，君德之祖，百福之宗，萬物之戶也。刻之玉版，藏之金府。」《毛詩・木瓜傳》　孔子曰：「吾於木瓜，見苞苴之禮行。」

《韓詩外傳》五　子夏問曰：「《關雎》何以為《國風》始也？」孔子曰：「《關雎》至矣乎！夫《關雎》之人，仰則天，俯則地，幽幽冥冥，德之所藏，紛紛沸沸，道之所行，如神龍變化，斐斐文章。大哉！《關雎》之道也。萬物之所係，群生之所懸命也，河洛出書圖，麟鳳翔乎郊。不由《關雎》之道，則《關雎》之事將奚由至矣哉？夫六經之策，皆歸論汲汲，蓋取之乎《關雎》。《關雎》之事大矣哉！馮馮翊翊，自東自西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。子其勉強之，思服之。天地之間，生民之屬，王道之原，不外此矣！」子夏喟然歎曰：「大哉《關雎》！乃天地之基也。」

《呂氏春秋・季春紀・先己》　《詩》曰：「執轡如組。」孔子曰：「審此言也，可以為天下。」子貢曰：「何其躁也。」孔子曰：「非謂其躁也，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，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。」

《鹽鐵論・相刺》　孔子曰：「詩人疾之不能默，丘疾之不能伏。」是以東西南北，七十說而不用，然後退而修王道，作《春秋》，垂之萬載之後，天下折中焉。

《論衡・對作》　孔子曰：「詩人疾之不能默，丘疾之不能伏。」是以論也。

《鹽鐵論・執務》　孔子曰：「吾於河廣，知德之至也。而欲得之，各反其本，複諸古而已。」

《說苑・貴德》　孔子曰：「吾於《甘棠》，見宗廟之敬也。甚尊其人，必敬其位，順安萬物，古聖之道幾哉！」

《說苑・敬慎》　孔子論《詩》，至於《正月》之六章，懼然曰：「不逢時之君子，豈不殆哉！從上依世則廢道，違上離俗則危身，世不與善，己獨由之，則曰非妖則孽也。是以桀殺關龍逢，紂殺王子比幹。故賢者不遇時，常恐不終焉。《詩》曰：『謂天蓋高，不敢不局；謂地蓋厚，不敢不蹐。』」此之謂也。

《漢書・劉向傳》　孔子論《詩》，至於「殷士膚敏，灌將於京」，喟然歎曰：「大哉天命！善不可不傳於子孫，是以富貴無常，不如是，則王公其何以戒慎！民萌何以勸勉！」

《毛詩・素冠傳》　子夏三年之喪畢，見於夫子，援琴而弦，衎衎而樂，作而曰：「先王製禮，不敢不及。」夫子曰：「君子也。」閔子騫三年之喪畢，見於夫子，援琴而弦，切切而哀，作而曰：「先王製禮，不敢過也。」夫子曰：「君子也。」子路曰：「敢問何謂也？」夫子曰：「子夏哀已盡，能引而致之於禮，故曰君子也；閔子騫哀未盡，能自割以禮，故曰君子也。夫三年之喪，賢者之所輕，不肖者之所勉。」

《淮南子・繆稱訓》　閔子騫三年之喪畢，援琴而彈其弦是也，其聲切切而哀。夫子曰：「弦則是也，其聲非也。」

《說苑・修文》　子夏三年之喪畢，見於孔子。孔子與之琴，使之弦，援琴而弦，衎衎而樂，作而曰：「先王製禮，不敢不及也。」子曰：「君子也。」閔子騫三年之喪畢，見於孔子。孔子與之琴，使之弦。援琴而弦，切切而悲，作而曰：「先王製禮，不敢過

也。」孔子曰：「君子也。」子貢問曰：「閔子哀不盡，子曰『君子也』；子夏哀已盡，子曰『君子也』。賜也惑，敢問何謂？」孔子曰：「閔子哀未盡，能斷之以禮，故曰君子也；子夏哀已盡，能引而致之，故曰君子也。夫三年之喪，固優者之所屈，劣者之所勉。」

《後漢・張奮傳》　孔子謂子夏曰：「禮以修外，樂以修內。丘已矣夫！」

《大戴禮記・哀公問》　哀公問於孔子曰：「大禮何如？君子之言禮，何其尊也？」孔子曰：「丘也小人，何足以知禮！」君曰：「否。吾子言之也。」孔子曰：「丘聞之也，民之所由生，禮為大。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，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，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、昏姻疏數之交也。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，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，不廢其會節；有成事，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；其順之，然後言其喪算，備其鼎俎，設其豕臘，修其宗廟，歲時以敬祭祀，以序宗族。則安其居處，醜其衣服，卑其宮室，車不雕幾，器不刻鏤，食不貳味，以與民同利。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。」公曰：「今之君子，胡莫之行也？」孔子曰：「今之君子，好色無厭，淫德不倦，荒怠敖慢，固民是盡，忤其眾以伐有道，求得當欲，不以其所。古之用民者由前，今之用民者由後。今之君子莫為禮也。」

孔子侍坐於哀公，哀公曰：「敢問人道誰為大？」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：「君及此言也，百姓之德也，固臣敢無辭而對。人道，政為大。」公曰：「敢問何謂為政？」孔子對曰：「政者，正也。君為正，則百姓從政矣。君之所為，百姓之所從也；君所不為，百姓何從？」公曰：「敢問為政如之何？」孔子對曰：「夫婦別，父子親，君臣嚴。三者正，則庶民從之矣。」公曰：「寡人雖無似也，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，可得而聞乎？」孔子對曰：「古之為政，愛人為大；所以治愛人，禮為大；所以治禮，敬為大；敬之至也，大昏為大。大昏至矣，大昏既至，冕而親迎，親之也。親之也者，親之也。是故君子興敬為親，舍敬是遺親也。弗愛不親，弗敬不正。愛與敬，其政之本與！」公曰：「寡人願有言，然冕而親迎，不已重乎？」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：「合二姓之好，以繼先聖之後，以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，君何謂已重乎？」公曰：「寡人固。不固，焉得聞此言也？寡人欲問，不得其辭，請少進。」孔子曰：「天地不合，萬物不生。大昏，萬世之嗣也。君何以謂已重焉！」孔子遂有言曰：「內以治宗廟之禮，足以配天地之神明；出以治直言之禮，足以立上下之敬。物恥足以振之，國恥足以興之。為政先禮，禮者，政之本與！」孔子遂言曰：「昔三代明王之政，必敬其妻子也有道。妻也者，親之主也，敢不敬與？子也者，親之後也，敢不敬與？君子無不敬也，敬身為大。身也者，親之枝也，敢不敬

與？不能敬其身，是傷其親；傷其親，是傷其本；傷其本，枝從而亡。三者，百姓之象也。身以及身，子以及子，配以及配，君子行此三者，則愾乎天下矣！大王之道也如此，國家順矣。」

公曰：「敢問何謂敬身？」孔子對曰：「君子過言，則民作辭；過動，則民作則。君子言不過辭，動不過則，百姓不命而敬恭。如是，則能敬其身；能敬其身，則能成其親矣。」公曰：「敢問何謂成親？」孔子對曰：「君子也者，人之成名也。百姓歸之名，謂之君子之子，是使其親為君子也。是為成其親名也已。」孔子遂言曰：「古之為政，愛人為大；不能愛人，不能有其身；不能有其身，不能安土；不能安土，不能樂天；不能樂天，不能成身。」公曰：「敢問何謂成身？」孔子對曰：「不過乎物。」公曰：「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？」孔子對曰：「貴其不已，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，是天道也；不閉其久也，是天道也；無為物成，是天道也；已成而明，是天道也。」

公曰：「寡人蠢愚冥煩，子識之心也。」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：「仁人不過乎物，孝子不過乎物，是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，事天如事親，是故孝子成身。」公曰：「寡人既聞是言也，無如後罪何？」孔子對曰：「君之及此言也，是臣之福也。」

《穀梁》桓三年傳　子貢曰「冕而親迎，不已重乎」？孔子曰：「合二姓之好，以繼萬世之後，何謂已重乎？」

《大戴禮・禮察》　孔子曰：「君子之道，譬猶防與？」夫禮之塞，亂之所從生也，猶防之塞，水之所從來也。故以舊防為無用而壞之者，必有水敗；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，必有亂患。故婚姻之禮廢，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；鄉飲酒之禮廢，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鬥之獄繁矣；聘射之禮廢，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；喪祭之禮廢，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禮眾矣。

凡人之知，能見已然，不能見將然。禮者，禁於將然之前；而法者，禁於已然之後。是故法之用易見，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。若夫慶賞以勸善，刑罰以懲惡，先王執此之正，堅如金石，行此之信，順如四時，處此之功，無私如天地，爾豈顧不用哉！然如曰禮雲禮雲，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，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。」

《大戴禮・曾子天圓》　曾子曰：「參嘗聞之夫子曰：『天道曰圓，地道曰方，方曰幽而圓曰明。明者，吐氣者也，是故外景；幽者，含氣者也，是故內景。」

《白虎通・社稷》　曾子問曰：「諸侯之祭社稷，俎豆既陳，聞天子崩，如之何？」孔子曰：「廢。臣子哀痛之，不敢終於禮也。」

《白虎通・封公侯》　曾子問曰：「立適以長不以賢，何？」「以言為賢不肖，不可知也。」

《白虎通・嫁娶》　曾子問曰：「昏禮，既納幣，有吉日，女之父母死，何如？」孔子曰：「婿使人吊之。如婿之父母死，女亦使人吊之，父喪稱父，母喪稱母，父母不在，則稱伯父世母。婿已葬，婿之伯父叔父使人致命女氏曰：『某子有父母之喪，不得嗣為兄弟。』使某致命，女氏許諾。不敢嫁，禮也。婿免喪，女父使人請。婿不娶而後嫁之，禮也。女之父母死，婿亦如之。」

《白虎通・喪服》　曾子問曰：「君薨既殯，而臣有父母之喪，則如之何？」孔子曰：「歸居於家，有殷事則之君所，朝夕否。」曰：「君既斂，而臣有父母之喪，則如之何？」孔子曰：「歸殯哭而反於君所，有殷事則歸，朝夕否。大夫室老行事，士則子孫行事。夫內子有殷事則亦如之君所，朝夕否。」

《白虎通・喪服》　子夏問曰：「三年之喪既卒哭，金革之事無避者，禮與？」孔子曰：「吾聞諸老聃曰：『魯公伯禽，則有為之也。』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，不知也。」

《漢書・藝文誌》　仲尼有言：「禮失而求諸野。」

《韓非子・外儲說左下》　孔子侍坐於魯哀公，哀公賜之桃與黍，哀公請用。孔子先飯黍而後啖桃，左右皆掩口而笑。哀公曰：「黍者，非飯之也，以雪桃也。」仲尼對曰：「丘知之矣。夫黍者五穀之長也，祭先王為上盛；果蓏有六而桃為下，祭先王不得入廟。丘聞之也，君子以賤雪貴，不聞以貴雪賤。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，是從上雪下也。丘以為妨義，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。

《呂氏春秋・孟冬紀・安死》　魯季孫有喪，孔子往吊之，入門而左，從客也。主人以璵璠收，孔子徑庭而趨，曆級而上，曰：「以寶玉收，譬之猶暴骸中原也。」

《淮南子・繆稱訓》　子曰：「鈞之哭也，曰：『子予奈何兮乘我何，其哀則同，其所

以哀則異，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。』」

《說苑・修文》　孔子曰：「移風易俗，莫善於樂；安上治民，莫善於禮。」是故聖王修禮文，設庠序，陳鍾鼓，天子辟雍，諸侯泮宮，所以行德化。

《說苑・修文》　孔子曰：「無體之禮，敬也；無服之喪，憂也；無聲之樂，歡也；不言而信，不動而威，不施而仁，誌也。鍾鼓之聲，怒而擊之則武，憂而擊之則悲，喜而擊之則樂。其誌變，其聲亦變，其誌誠通乎金石，而況人乎！」

《論衡・儒增》　孔子曰：「言不文，或時不言。」《論衡・實知》　魯以偶人葬，而孔子歎。

《水經注》六引《喪服要記》　魯哀公祖載其父，孔子問曰：「寧設桂樹乎？」哀公曰：「不也。桂樹者，起於介子推。子推，晉之人也，文公有內難，出國之狄，子推隨其行，割肉以續軍糧。後文公複國，忽忘子推，子推奉唱而歌，文公始悟。當受爵祿，子推奔介山，抱木而燒死。國人葬之。恐其神魂濆於地，故作桂樹焉。吾父生於宮殿，死於枕席，何用桂樹為？」

《藝文類聚》八十五引《喪服要記》　昔者魯哀公祖載其父，孔子問曰：「寧設五穀囊乎？」哀公曰：「不也。五穀囊者，起伯夷、叔齊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，恐魂之饑，故作五穀囊。吾父食味含哺而死，何用此為？」

《禦覽》五百四十八引《喪服要記》　魯哀公葬父，孔子問曰：「寧設菰廬乎？」哀公曰：「菰廬起太伯。太伯出奔，聞古公崩，還赴喪，故作菰廬以彰其屍。吾父無太伯之罪，何用此為？」

《禦覽》五百五十二引《喪服要記》　魯哀公葬父，孔子問曰：「寧設桐人乎？」哀公曰：「桐人起於虞卿。齊人遇惡繼母，不得養父，死不能葬，知有過，故作桐人。吾父生得供養，何桐人為？」

《禦覽》八百八十六引《喪服要記》　魯哀公葬其父，孔子問曰：「寧設魂衣乎？」哀公曰：「魂衣起宛荊於山之下，道逢寒死，友哀，往迎其屍，憫神之寒，故作魂衣。吾父生服錦繡，死於衣被，何魂衣為？」

《禦覽》九百六十七引《喪服要記》　昔者魯哀公祖載其父，孔子問曰：「寧設三桃湯乎？」答曰：「不也。桃湯者，起於衛靈公。有女嫁，乳母送新婦就夫家，道聞夫死，乳母欲將新婦返。新婦曰：『女有三從，今屬於人，死當卒哀。』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，治三桃湯以沐　死者。出東門北隅，禮三終，使死者不恨。吾父無所恨，何用三桃湯為？」

《路史》後紀十三注引《喪服要記》　魯哀公葬其父，孔子問曰：「寧設表門乎？」公曰：「夫表門起於禹。禹治洪水，故表其門以紀其功。吾父無功，何用焉？」

《抱樸子・外篇・譏惑》　孔子雲：「喪親者，若嬰兒之失母，其號豈常聲之有？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。」《五行大義》四　孔子曰：「夏正得天。」

《韓詩外傳》五　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，師襄子曰：「夫子可以進矣。」孔子曰：「丘已得其曲矣，未得其數也。」有間曰：「夫子可以進矣。」曰：「丘已得其數矣，未得其意也。」有間，複曰：「夫子可以進矣。」曰：「丘已得其人矣，未得其類也。」有間曰：「邈然遠望，洋洋乎！翼翼乎！必作此樂也。默然思，戚然而悵，以王天下，以朝諸侯者，其惟文王乎！」師襄子避席再拜曰：「善。師以為文王之操也。」故孔子持文王之聲，知文王之為人。師襄子曰：「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？」孔子曰：「然。夫仁者好偉，和者好粉，智者好彈，有殷勤之意者好麗。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。」

《淮南子・主術訓》　孔子學鼓琴於師襄，而諭文王之誌，見微以知明矣。

《韓詩外傳》七　昔者孔子鼓瑟，曾子、子貢側耳而聽，曲終，曾子曰：「嗟乎！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心、邪僻之行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？」子貢以為然，不對而入。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，應難之狀，釋瑟而待之。子貢以曾子之言告。子曰：「嗟乎！夫參，天下賢人也，其習知音矣。向者丘鼓瑟，有鼠出遊，狸見於屋，循梁微行，造焉而避，厭目曲脊，求而不得，丘以瑟浮其音。參以丘為貪狼邪僻，不亦宜乎！」

《禦覽》八十一引《樂動聲儀》　孔子曰：「簫韶者，舜之遺音也。溫潤以和，似南風之至，其為音，如寒暑風雨之動物，如物之動人，雷動獸禽，風雨動魚龍，仁義動君子，財色動小人，是以聖人務其本。」

《白虎通・三教》引《樂稽耀嘉》　顏回問：「三教變虞夏，何如？」曰：「教者，所以追補敗政，靡敝溷濁，謂之治也。舜之承堯，無為易也。」

《五行大義》一引《樂緯》　孔子曰：「丘吹律定姓，一言得土，曰宮；三言得火，曰徵；五言得水，曰羽；七言得金，曰商；九言得木，曰角。」

《禦覽》十六引《春秋演孔圖》　孔子曰：「丘援律吹命，陰得羽之宮。」

《魯語》下　魯哀公問於孔子曰：「吾聞夔一足，信乎？」對曰：「夔，人也，何其一足也！夔通於聲，堯曰：『夔一而已。』使為樂正，故君子曰：『夔有一足。』非一足也。」

《韓非子・外儲說左下》　魯哀公問於孔子曰：「吾聞古者有夔，一足，其果信有一足乎？」孔子對曰：「不也。夔非一足也。夔者，忿戾惡心，人多不喜說也。雖然，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，以其信也。人皆曰：『獨此一足矣。』夔非一足也，一而足也。」哀公曰：「審而是固足矣。」一曰，哀公問於孔子曰：「吾聞夔一足，信乎？」曰：「夔，人也。何故一足？彼其無他異，而獨通於聲，堯曰：『夔一而足矣。』使為樂正。故君子曰：『夔有一足。』非一足也。」

《呂氏春秋・慎行論・察傳》　魯哀公問於孔子曰：「樂正夔一足，信乎？」孔子曰：「昔者，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，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，舜以為樂正。夔於是正六律，和五聲，以通八風，而天下大服。重黎又欲益求人，舜曰：『夫樂，天地之精也，得失之節也，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。夔能和之，以平天下。若夔者，一而足矣。』故曰夔一足，非一足也。」

《淮南子・主術訓》　夫榮啟期一彈，而孔子三日樂。感於和。

《說苑・修文》　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，孔子聞之曰：「信矣！由之不才也。」冉有侍，孔子曰：「求！來。爾奚不謂由？夫先王之製音也，奏中聲，為中節，流入於南，不歸於北。南者，生育之鄉；北者，殺伐之域。故君子執中以為本，務生以為基。故其音溫和而居中，以象生育之氣，憂哀悲痛之感，不加乎心，暴厲淫荒之動，不在乎體。夫然者，乃治存之風，安樂之為也。彼小人則不然，執末以論本，務剛以為基。故其音湫厲而微末，以象殺伐之氣，和節中正之感，不加乎心，溫儼恭莊之動，不存乎體。夫殺者，

乃亂亡之風，奔北之為也。昔舜造南風之聲，其興也勃焉，至今王公述而不釋；紂為北鄙之聲，其廢也忽焉，至今王公以為笑。彼舜以匹夫，積正合仁，履中行善，而卒以興；紂以天子，好慢淫荒，剛厲暴賊，而卒以滅。今由也，匹夫之徒，布衣之醜也。既無意乎先王之製，而又有亡國之聲，豈能保七尺之身哉！」冉有以告子路，子路曰：「由之罪也。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，宜矣夫子之言也。」遂自悔，不食，七日而骨立焉。孔子曰：「由之改過矣。」

《公羊》哀十四年疏引《揆命篇》　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，作《春秋》。

《禦覽》十六引《洪範五行傳》　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正春，正秋，所以重曆也。

《禦覽》九百二十三引《禮稽命征》　孔子謂子夏曰：「鴟鴞至，非中國之禽也。」

《文選》答賓戲注引《春秋元命包》　孔子曰：「丘作《春秋》，始於元，終於麟，王道成也。」

《儀禮·士冠禮》疏引《春秋演孔圖》　孔子修《春秋》，九月而成。卜之，得陽豫之卦。

《公羊》哀十四年疏引《演孔圖》　獲麟而作《春秋》，九月書成。

《初學記》二十一引《春秋握誠圖》　孔子作《春秋》，陳天人之際，記異考符。

《古微書》引《春秋說題辭》　孔子言曰：「五變入臼，米出甲，謂磑之為糲米也，舂之則稗米也，皽之則鑿米也，臿之則毀米也，又鴳擇之，易差之，則為晶米。」

引《春秋命曆序》　孔子始《春秋》，退修殷之故曆，使其數可傳於後，《春秋》宜以殷曆正之。

《公羊》僖四年解詁　孔子曰：「書之重，辭之複。嗚呼！不可不察，其中必有美者焉。」

《公羊》成八年解詁　孔子曰：「皇象元，逍遙術，無文字，德明諡。」

《公羊》昭十二年疏引《春秋說》　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一萬八千字，九月而書成。以授遊夏之徒，遊夏之徒不能改一字。

《史記・太史公自序》　子曰：「我欲載之空言，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」

《公羊》隱公第一疏引《閔因敘》　昔孔子受端門之命，製春秋之義，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，得百二十國寶書，九月經立。

《春秋繁露・俞予》　仲尼之作春秋也，上探正天，端王公之位，萬物民之所欲，下明得失，起賢才以待後聖。故引史記，理往事，正是非也。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，皆衰世之事，故門人惑。孔子曰：「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。」以為見之空言，不如行事博深切。故子貢、閔子、公肩子，言其切而為國家賢也。其為切而至於殺君亡國，奔走不得保社稷，其所以然，是皆不明於道，不覽於《春秋》也。故衛子夏言：有國家者不可不學《春秋》，不學《春秋》，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，則不知國之大柄、君子重任也。故或脅窮失國，扌拿殺於位，一朝至爾。苟能述《春秋》之法，致行其道，豈徒除禍哉！乃堯舜之德也。故《世子》曰：「功及子孫，光輝百世，聖王之德，莫美於世。」故予先言《春秋》詳己而略人，因其國而容天下。《春秋》之道，大得之則以王，小得之則以霸。故曾子、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，尊天子。霸王之道，皆本於仁。仁，天心，故次以天心。愛人之大者，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，故蔡得意於吳，魯得意於齊，而《春秋》皆不告，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通，敵國不可狎，擾竊之國不可使久親，皆防患為民除患之意也。不愛民之漸乃至於死亡，故言楚靈王、晉厲公生弒於位，不仁之所致也。故善宋襄公不厄人，不由其道而勝，不如由其道而敗，《春秋》貴之，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。故夏言春秋重人，諸譏皆本此。或奢侈使人憤怨，或暴虐賊害人，終皆禍及身。故子池言魯莊築台，丹楹刻桷，晉厲之刑刻意者，皆不得以壽終。上奢侈，刑又急，皆不內恕，求備於人，故次以《春秋》緣人情，赦小過，而《傳》明之曰：「君子辭也。」孔子明得失，見成敗，疾時世之不仁失王。孔子曰：「吾因行事」，赦小過。《傳》又明之曰：「君子辭也。」孔子曰：「吾因行事，加吾王心焉。」假其位號以正人倫，因其成敗以明順逆，故其所善，則桓文行之而遂，其所惡，則亂國行之終以敗。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，終言赦小國，是以始於粗糲，終於精微，教化流行，德澤大洽，天下之人，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，亦譏二名之意也。

《穀梁》桓二年傳　孔子曰：「名從主人，物從中國。」

《穀梁》桓十四年傳　孔子曰：「聽遠音者，聞其疾而不聞其舒；望遠者，察其貌而不察其形。立乎定哀，以指隱桓，隱桓之日遠矣。」

《穀梁》僖十六年傳　子曰：「石，無知之物；<鳥兒>，微有知之物。石無知，故日之；<鳥兒>，微有知之物，故月之。君子之於物，無所苟而已。」

《穀梁》哀十三年傳　吳王夫差曰：「好冠，來。」孔子曰：「大矣哉！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。」

《藝文類聚》八十引《莊子》　仲尼讀書，老聃倚灶觚而聽之，曰：「是何書也？」曰：「《春秋》也。」

《韓非子・內儲說上・七術》　魯哀公問於仲尼曰：「《春秋》之記曰：『冬，十二月，濆霜不殺菽。』何為記此？」仲尼對曰：「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。夫宜殺而不殺，桃李冬實，天失道，草木猶犯幹之，而況於人君乎？」

《鹽鐵論・散不足》　孔子讀史記，喟然而歎，傷正德之廢，君臣之危也。

《論衡・效力》　孔子，周世多力之人也。作《春秋》，刪五經，秘書微文，無所不定。
《論衡・超奇》　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以示王意。

《論衡・超奇》　孔子得史記以作《春秋》。及其立義創意，褒貶賞誅，不複因史記者，眇思自出於胸中也。

《說苑・君道》　孔子曰：「文王似元年，武王似春王，周公似正月。文王以王季為父，以太任為母，以太姒為妃，以武王、周公為子，以泰顛、閎夭為臣，其本美矣。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，正其國以正天下。伐無道，刑有罪，一動天下正，其事正矣。春致其時，萬物皆得生；君致其道，萬人皆及治。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，其誠至矣。」

《說苑・君道》　孔子曰：「夏道不亡，商德不作；商德不亡，周德不作；周德不亡，《春秋》不作；《春秋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。」

《說苑·至公》　夫子行，說七十諸侯，無定處，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。而道不行，退而修《春秋》。采豪毛之善，貶纖介之惡，人事浹，王道備，精和聖製，上通於天而麟至，此天之知夫子也。於是喟然而歎曰：「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，日何為而食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，地何為而動？天地而尚有動蔽，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，故災異並作也。」

《周禮·九嬪》注　孔子雲：「日者，天之明；月者，地之理。陰契製，故月上屬為天，使婦從夫，放月紀。」

《春秋左傳》序疏引《孝經鉤命決》　《春秋》，二尺四寸書之；《孝經》，一尺二寸書之。

《公羊》序疏引《鉤命決》　孔子在庶，德無所施，功無所就，誌在《春秋》，行在《孝經》。

《禦覽》六百十引《鉤命決》　《孝經》者，篇題就號也，所以表指括意，序中書名，出義見道，曰著一字，苞十八章，為天地喉襟，道要德本，故挺以題符篇冠就。又曰曾子撰，斯問曰：「孝乎？文駁不同乎？」子曰：「吾作《孝經》，以素王無爵之賞、斧鉞之誅，與先王以托權目，至德要道以題行首」。仲尼以立情性，言子曰以開號列曾子，示撰輔《書》《詩》以合謀。

《公羊》哀十四年疏引《孝經說》　孔子曰：「《春秋》屬商，《孝經》屬參。」《公羊》哀十四年疏引《孝經說》　丘以匹夫，徒步以製正法。

《論衡·雷虛》　《論語》，迅雷風烈必變；《禮記》，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。雖夜必興，衣服，冠而坐。子曰：「天之與人，猶父子。有父為之變，子安能忽？故天變，己亦宜變，順天時，示已不違也。」

《說文》　《逸論語》曰：「玉粲之瑟兮，其裒猛也。」《說文》　《逸論語》曰：「如玉之瑩。」

《初學記》二十七　《逸論語》曰：「玉十謂之區，治玉謂之琢，亦謂之雕。差，玉色鮮白也；瑩，玉色也；瑛，玉光也；瓊，赤玉也；璿瑾瑜，美玉也；無，三采玉也；玲

琯琤瑣皇，玉聲也；枏，玉佩也；敳，充耳也；藻，玉飾以水藻也。」

《初學記》二十七　《逸論語》曰：「璠璵，魯之寶玉也。孔子曰：『美哉璠璵！遠而望之，奐若也；近而視之，瑟若也。一則理勝，一則孚勝。』」

《文選》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注引《論語讖》　自衛反魯，刪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修《春秋》。

《文選》齊安陸王碑文注引《論語讖》　仲尼居鄉黨，卷懷道美。《說文》　孔子曰：「一貫三為王。」《說文》　孔子曰：「推十合一為士。」《說文》　孔子曰：「烏，盱呼也。取其助氣，故以為烏呼。」

《說文》　孔子曰：「牛羊之字，以形舉也。」《說文》　孔子曰：「黍可為酒，禾入水也。」《說文》　孔子曰：「粟之為言續也。」《說文》　孔子曰：「在人下，故詰屈。」

《說文》　孔子曰：「貉之為言惡也。」《說文》　孔子曰：「視犬之字，如畫狗也。」《說文》　孔子曰：「狗，叩也。叩氣吠以守。」

《史記．滑稽列傳》　孔子曰：「六藝於治，一也。《禮》以節人，《樂》以發和，《書》以道事，《詩》以達意，《易》以神化，《春秋》以義。」

《白虎通．五經》　孔子居周之末世，王道陵遲，禮義廢壞，強陵弱，眾暴寡，天子不敢誅，方伯不敢伐。閔道德之不行，故周流應聘，冀行其道德。自衛反魯，自知不用，故追定五經，以行其道。

《論衡．佚文》　孝武皇帝封弟為魯恭王，恭王壞孔子宅以為宮，得佚《尚書》百篇，《禮》三百，《春秋》三十篇，《論語》二十一篇。